

论晚期福柯生成解释学中的“精神性”

张怡科

郑州大学哲学学院, 河南 郑州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1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5日

摘要

米歇尔·福柯晚期思想中，“精神性”是理解其主体理论的关键概念之一。福柯在《主体解释学》等文本中重新激活了古代哲学中的“精神性”传统，将其界定为主体为通达真理而必须进行的自我转化实践。精神性不仅区别于现代认识论的真理观，更构成了一种对主体自身的断裂性重构。本文在梳理福柯晚期思想转向与主体理论内涵的基础上，系统阐释精神性的概念谱系、本质特征，并进一步分析其与社会规训之间的辩证关系。研究表明，精神性并非对规训的简单逃避，而是通过“越界”与“极限体验”实现对规训结构的批判性突破，从而为现代个体的自主生成提供哲学基础。

关键词

福柯, 精神性, 主体理论, 自我技术, 社会规训

On the “Spirituality” in Late Foucault’s Hermeneutics of the Subject

Yike Zhang

School of Philosophy,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Received: April 21, 2026; accepted: May 12, 2026; published: May 25, 2026

Abstract

In Michel Foucault’s late thought, “spirituality” is one of the key concepts for understanding his theory of the subject. In works such as *The Hermeneutics of the Subject*, Foucault reactivates the ancient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of “spirituality,” defining it as the self-transformative practice that the subject must undergo in order to attain truth. Spiritual transcendence not only distinguishes itself from the modern epistemological conception of truth but also constitutes a ruptur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subject itself. On the basis of examining Foucault’s late intellectual turn and the connotations of his theory of the subje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conceptual genealogy and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spirituality, and further analyzes its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with social discipline. The study shows that spirituality is not a simple escape from discipline, but rather a critical breakthrough of the disciplinary structure through “transgression” and “limit-experiences,” thereby providing a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for the autonomous becoming of the modern individual.

Keywords

Foucault, Spiritual Transcendence, Theory of Becoming, Self-Technology, Social Disciplin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米歇尔·福柯作为 20 世纪西方思想界的核心人物，其晚期思想发生了从“权力系谱学”到“主体伦理学”的重要转向。在 1970 年代末至 1980 年代初，福柯通过《主体解释学》《主体性与真理》等著作，系统提出“主体理论”理论，探讨个体如何通过一套“自我技术”主动地将自身塑造为伦理主体，而非被动地接受权力的规训。其中，“精神性”与“自我治理”构成了这一理论的两大核心概念。

所谓“精神性”，福柯在《主体解释学》中首次明确界定：“我认为我们可以把主体为了达至真理而用来塑造自己的探寻、实践与体验称为‘精神性’。”[1]这一概念的核心在于：主体为通达真理，必须经历自身的转变，而非仅仅获得一种认识论的确定性。这种转变具有断裂性、极限性和自我否定性特征。

国内外学界对福柯的研究曾长期集中于其权力、话语与规训理论，对其晚期伦理转向及主体理论的深入、系统研究相对滞后。随着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中译本的出版，学界逐渐开始密切关注这一转向。基于此，本文聚焦于“精神性”这一概念，深入分析其思想语境、概念内涵、本质特征及其与社会规训的辩证关系。

1.2. 文献综述

(一)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国外学界对福柯晚期思想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丰富。围绕“精神性”及其相关问题，主要形成了三个研究焦点。

第一，对福柯晚期思想转向的动因及其与早期思想连续性的研究。Veronique Voruz 认为，福柯将谱系学方法本身重构为一种对权力的抵抗模式，这标志着其思想从生产“当下历史”以引发抵抗，转向将思想对自身的批判工作作为哲学的核心实践[2]。这一解读凸显了晚期福柯思想中批判性与主体性建构的内在融合。而 Susan C. Jarratt 通过对比福柯早期与晚期的作品，认为福柯对古代伦理学的投入一定程度上钝化了其早期谱系学的批判棱角[3]。这一质疑触及了福柯晚期研究中的一个核心争议：对古代资源的“回归”是批判性的解放，还是对现代性批判的退却？

第二，对“自我治理”及“精神性”概念的内涵和实践路径的研究。Marta Nunes Da Costa 依托《主体解释学》，系统梳理了“关心自己”在古代语境中的复杂含义，强调福柯揭示的“关心”是一种基础性的本体论条件，这直接指向了精神性的维度，即主体通达真理必须经历的自我转化[4]。Senda Sferco 则

强调福柯“主体化模式”概念的实践力量，认为主体化不是被动的结构决定，而是主动的自我构成实践[5]。

第三，对福柯晚期抵抗、批判与去主体化的研究。Adriana Zaharijevic 和 Milan Urosevic 将“反向话语”、“反行为”和“批判态度”串联起来，认为它们共同产生的效果就是福柯所理解的“去主体化”[6]。Beatrice Han-Pile 则为回应针对福柯的“隐秘规范主义”批评，主张将批判视为一种自我的述行实践，将批判本身纳入“精神性修炼”的范畴[7]。

(二)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国内学界对晚期福柯的研究主要围绕“主体理论”理论展开，其中对“精神性”的探讨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核心概念界定。姜宇辉认为，“精神性”的核心特质体现为：目标上以“生成他者”“不再是其所是”为导向，追求主体形态的断裂与革新；实践上依赖癫狂、极限体验等越界行动，拒绝固定规则束缚[8]。莫伟民从本质而言，认为精神性是“主体的自我否认与分离”，通过突破现有主体的同一性桎梏，在极限体验中实现主体性跃迁[9]。

第二，精神性与自我治理的辩证关系。学界普遍认为二者存在三重对立：目标取向上，精神性追求“破”，自我治理侧重“立”；实践方式上，精神性以越界体验拒绝规则束缚，自我治理以理性有序的技艺引导自我行为；价值诉求上，精神性倡导无限自由，自我治理承认自由的有限性[10][11]。这一对立并非理论缺陷，而是福柯刻意构建的辩证关系。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界对“精神性”的研究已取得重要进展，但仍有深化的空间：一是对精神性自身的系统化阐释尚不充分；二是对其与社会规训之间的辩证关系缺乏专门分析。本文正是试图弥补这一研究空白。

2. 晚期福柯主体理论的思想语境和核心内涵

2.1. 从权力谱系学到主体伦理学：福柯的思想转向

理解福柯晚期“精神性”概念，首先需要把握其整体思想的转向脉络。福柯的思想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考古学阶段(以《疯癫与文明》《词与物》为代表)，中期谱系学阶段(以《规训与惩罚》为代表)，以及晚期伦理学阶段(以《性史》二、三卷及法兰西学院讲座为代表)。

这一转向并非对早期主题的放弃，而是在更深层面上探索主体在权力关系中如何实践自由的可能性。福柯在晚年明确表示，他真正关心的一直是“主体”问题，只是在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的切入路径。在《规训与惩罚》中，他揭示了主体如何被权力塑造；而在晚期，他转向探讨主体如何主动地塑造自身。

这一转向的哲学意义在于：福柯不再仅仅将主体视为权力的被动产物，而是发现了主体实践自由的伦理空间。福柯将谱系学方法本身重构为一种对权力的抵抗模式，这标志着其思想从生产“当下历史”以引发抵抗，转向将思想对自身的批判工作作为哲学的核心实践。这一转变为“精神性”概念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

2.2. “主体理论”的提出：对传统主体哲学的批判与重构

福柯的“主体理论”理论是在批判传统主体哲学的基础上提出的。传统主体哲学(如笛卡尔的“我思”主体、康德的先验主体、胡塞尔的先验自我)往往预设了一个稳定、同一、先验的主体结构。福柯则揭示，这种主体实际上是历史建构的产物，而非普遍的、永恒的先验条件。福柯早期通过考古学揭示了“人之死”——人作为知识对象的诞生与消亡都是历史的。中期通过谱系学揭示了主体如何被权力-知识网络所规训。到了晚期，福柯不再仅仅批判主体，而是试图重构一种“生成性”的主体概念。

所谓“主体理论”，强调的是主体不是既定的、完成的状态，而是一个不断生成、不断转化的动态过程。这一概念的核心在于：主体不是被动接受社会规范的产物，而是通过主动的自我实践来塑造自身。在这一框架下，“精神性”成为主体生成的核心动力——它推动主体不断突破自身的边界，实现断裂式的转变。

2.3. “关心自己”作为总问题：自我技术、真理与主体化

福柯晚期思想的组织核心是“关心自己”。这一概念源自古代哲学，尤其是苏格拉底 - 柏拉图传统和斯多葛学派。福柯在《主体解释学》中详细梳理了“关心自己”的历史谱系，指出它曾是古代哲学的主导性命题，后来被“认识你自己”所遮蔽。

“关心自己”包含三个要素：第一，它是一种总体的态度，一种与自身、与他人、与世界的关系方式；第二，它是一套自我技术，包括书写、省察、修行、告白等具体实践；第三，它构成了主体化的过程——主体通过这些实践不断塑造自身。

在这一框架中，“精神性”处于核心位置。福柯明确指出，精神性是“主体为了达至真理而用来塑造自己的探寻、实践与体验”。这意味着，真理的获得不是纯粹认识论的事件，而是一个涉及主体自身转化的伦理 - 生存事件。主体必须改变自身的存在方式，才能触及真理。这正是精神性的本质所在。

2.4. 援引古代是一种策略性回归

福柯从权力批判转向古代伦理资源的发掘，实际上是一种批判性的解放策略。首先，福柯从未主张回到古代的生活方式或价值体系。他在《主体解释学》中反复强调，古代精神修炼的具体内容(如斯多葛学派的自我检视)并不能直接应用于现代社会。他所感兴趣的，是古代哲学中“关心自己”作为哲学主导命题这一形式，而非其具体内容。通过揭示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不同于现代规训结构的“主体化模式”，福柯旨在证明：现代主体性不是自然的、必然的，而是历史的、可变的。这正是谱系学批判的核心——揭示被压抑的知识和可能性，从而打开批判性反思的空间。

其次，福柯将谱系学方法本身重构为一种抵抗模式，而非放弃谱系学。早期谱系学揭示规训权力如何塑造主体，晚期则探讨主体如何通过自我实践抵抗规训、自主生成。二者是批判工作的两个侧面：前者诊断问题，后者探索出路。没有晚期对主体能动性的发掘，早期批判将沦为纯粹的解构而缺乏建构性维度。

最后，福柯对古代精神性传统的发掘恰恰强化了其对现代性的批判力度。现代认识论将真理问题简化为方法论问题，从而遮蔽了主体转化这一伦理维度。福柯通过重新激活“精神性”概念，揭示出现代真理观的历史特殊性及其代价——主体自身的转化经验被排除在真理问题之外。这一批判远比局限于权力分析更为深刻，因为它触及了现代性最核心的“真理意志”。因此，福柯对古代的回归不是对现代性批判的退却，而是将批判推进到更深层次。

3. 精神性的概念与本质

3.1. “精神性”的概念界定：与认识论真理观的区分

福柯对“精神性”的界定，首先建立在对现代认识论真理观的批判之上。自笛卡尔以来，西方哲学的主流传统将真理问题简化为认识论问题：真理是正确判断与客观对象之间的符合关系，通达真理的条件是正确的方法(如理性、直观、演绎)，而主体自身的伦理 - 生存状态则被排除在真理问题之外。

福柯认为，古代哲学(尤其是古希腊罗马哲学)中存在另一种真理观——“精神性”的真理观。在这种传统中，主体为通达真理，必须经历自身的转变。真理不是单纯被“看见”或“认识”的对象，而是需要

通过主体的修炼、净化、转化才能触及的东西。

具体而言，“精神性”包含三个核心要素：第一，真理的获得需要主体的转变，这种转变涉及主体的存在方式本身；第二，这种转变需要通过具体的实践(自我技术)来实现；第三，真理的获得对主体产生转化性效果——一旦触及真理，主体就不再是原来的自己。

3.2. 历史谱系中的精神修炼：从古希腊“认识自己”到基督教“良心检验”

福柯在《主体解释学》中详细梳理了精神性的历史谱系，将其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古希腊时期。在这一时期，“关心自己”是哲学的主导性命题。苏格拉底被视为“关心自己”的典范，他不仅自己修炼，也督促他人关心自己。柏拉图在《阿尔喀比亚德篇》中系统阐述了“关心自己”的具体内容：认识自己的灵魂，并照料它。在这一时期，精神修炼主要表现为：自我检视、书写、静观、记忆训练等实践。

第二阶段：希腊化-罗马时期。在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新柏拉图主义中，“关心自己”进一步发展为一种系统的自我技术。塞涅卡、爱比克泰德、马可·奥勒留等人发展出丰富的修炼方法，如：晨省与夜省、对表象的判断训练、对未来的预演、退隐等。这一时期的精神修炼更加注重日常性、持续性和系统性。

第三阶段：基督教时期。基督教在继承古代精神修炼传统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重要的改造。一方面，基督教发展了“良心检验”等技术，强调对内心隐秘欲望的探查；另一方面，基督教引入了“服从”与“告白”的机制，使自我技术与外在权威(神父、修道院院长)相结合。福柯认为，这一转变使精神修炼从自主的自我实践转变为被动的服从实践，从而导致“关心自己”的衰落。

通过这一历史谱系的梳理，福柯揭示了“精神性”的历史变迁性：不同历史时期对“主体通达真理的条件”有着不同的理解，而现代认识论只是其中一种可能性。这为重新激活古代精神性传统提供了历史依据。

3.3. 精神性的本质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对“精神性”的本质作出如下界定。

第一，精神性是一种自我转化实践。它不是单纯的心理活动或内心体验，而是需要通过具体的技术(书写、省察、修行等)来实现的实践。这些技术旨在改变主体的存在方式，而非仅仅改变主体的认识内容。

第二，精神性具有断裂性特征。正如姜宇辉所指出的，精神性追求“生成他者”“不再是其所是”的目标，追求主体形态的断裂与革新^[9]。这不是渐进式的自我改进，而是对现有主体形态的彻底否定和超越。主体必须经历一种“危机”或“极限体验”，才能实现这种断裂。

第三，精神性是对主体同一性的否定。精神性本质上是“主体的自我否认与分离”。传统主体哲学强调主体的同一性、连续性和自我认同，而精神性恰恰是要打破这种同一性，使主体成为自身所不是的东西。

第四，精神性以真理为指向，但不以真理为最终目的。福柯强调，精神性是为达至真理而进行的自我塑造。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过程的最终目的不是真理本身，而是主体的转变。真理是触发转变的媒介，而非终点。主体通过真理改变自身，这才是精神性的核心。

综上所述，精神性的本质可以概括为：主体通过系统的自我实践，主动追求对自身同一性的断裂性超越，以实现存在方式的转化，从而获得通达真理的能力。这一本质特征，使精神性区别于现代认识论，也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自我改进或自我优化。

4. 精神性与社会规训的辩证关系

4.1. 社会规训对主体生成的规范与限制

要理解精神性与社会规训的关系，首先需要把握福柯中期对“规训”的分析。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揭示了现代社会特有的权力运作方式——规训权力。规训不是通过暴力或法律禁令来统治，而是通过一整套技术(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检查)来塑造个体的行为和主体性。规训的核心机制是“规范化”：它设定标准，区分正常与异常，并通过持续的检查 and 矫正，将个体纳入规范的轨道。规训的最终产物是“驯顺的身体”和“有用的主体”——一个既服从又高效的主体。

在这一规训结构中，主体的生成似乎完全被外部权力所决定。但福柯晚期的问题意识恰恰在于：是否存在一种不被规训所完全决定的自主主体生成？精神性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

4.2. 精神性作为对规训的突破与抵抗

精神性与社会规训之间首先呈现出对立关系。这种对立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目标取向的对立。规训追求的是“规范化”——将个体塑造成符合社会标准的驯顺主体；而精神性追求的是“去规范化”——突破现有主体形态，成为“他者”。前者追求同一和稳定，后者追求断裂和革新。第二，实践方式的对立。规训通过一整套外部机制(空间分配、时间控制、活动编码)来塑造个体；而精神性依赖于主体的主动实践(书写、省察、修行)，拒绝被外部规则所规定。第三，价值诉求的对立。规训以“效用”为导向，追求个体对社会的有用性；而精神性以“自由”为导向，追求主体对自身的创造性塑造。

基于这种对立，精神性可以被理解为对规训的抵抗。福柯认为，在规训社会中，抵抗不是从外部发动的，而是在规训的内部寻找裂隙。精神性正是这样一种“越界”实践：它通过极限体验、自我否定、断裂式转变，突破规训结构的边界，开辟出自主主体生成的空间。福柯所理解的“抵抗”本质上是“去主体化”——摆脱被规训所塑造的主体形态，成为新的主体，这与精神性的断裂性特征高度吻合。

4.3. 精神性与规训的张力：越界与再规范化的循环

然而，精神性与规训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二者之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张力关系。

第一，精神性始终在规训的边界上发生。福柯的“越界”概念表明，突破规范的行为依赖于规范本身——没有规范，就没有对规范的突破。精神性不是对规训的简单否定，而是对规训边界的探索和挑战。它始终处于“边界经验”之中，既依赖规范，又超越规范。第二，精神性面临“再规范化”的风险。任何突破性的实践，一旦被社会所接受和复制，都可能被转化为新的规范。福柯在分析古代精神修炼时就注意到，斯多葛学派的自我技术后来被基督教改造为服从性实践，从而失去了其自主性。这表明，精神性的成果可能被规训权力所收编，转化为新的规训机制。第三，二者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非对称的辩证关系。规训是常态化的、结构性的力量，而精神性是间歇性的、事件性的突破。规训构成主体生成的日常背景，而精神性是主体主动发起的“危机”时刻。二者不存在最终的调和或综合，而是持续处于张力之中。

这一辩证关系对理解福柯晚期思想具有重要启示：福柯并非简单地否定规训、推崇精神性，而是试图揭示二者之间的复杂互动。精神性是主体在规训社会中争取自由的实践方式，但这种自由不是一劳永逸的解放，而是需要在持续的越界与再规范化循环中不断争取的。

5. 总结

本文围绕福柯晚期“主体理论”理论中的“精神性”概念，系统分析了其思想语境、概念内涵、本

质特征及其与社会规训的辩证关系。通过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精神性是福柯晚期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它区别于现代认识论的真理观，强调主体通达真理必须经历自身的转化。这一概念源自对古代哲学传统的重新激活，体现了福柯对现代主体性困境的诊断与回应。

第二，精神性的本质可以概括为：主体通过系统的自我实践，主动追求对自身同一性的断裂性超越，以实现存在方式的转化。它具有自我转化性、断裂性、自我否定性和以真理为指向等特征。

第三，精神性与社会规训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精神性是对规训的突破与抵抗，通过越界实践挑战规范的边界；另一方面，它始终在规训的边界上发生，并面临被再规范化的风险。二者是一种动态的、非对称的张力关系。

这一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深化了对福柯晚期思想整体性的理解，揭示了“精神性”作为“主体理论”核心动力的独特地位；同时，突破了将福柯简单理解为“反规范主义者”的片面解读，呈现出其思想的辩证张力。

就现实意义而言，在当代高度规范化、技术化的现代社会中，个体面临着标准化、规训化的生存困境。福柯的精神性理论提示我们：真正的自主生成不是遵循既定规范，也不是彻底抛弃规范，而是在持续的越界实践中不断探索边界之外的可能性。这为当代个体突破规训、实现自主生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 [1] [法]米歇尔·福柯. 主体解释学[M]. 余碧平,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130.
- [2] Voruz, V. (2011) Politics in Foucault's Later Work: A Philosophy of Truth, or Reformism in Question. *Theoretical Criminology*, **15**, 47-65. <https://doi.org/10.1177/1362480610380229>
- [3] Jarratt, S.C. (2014) Untimely Historiography? Foucault's "Greco-Latin Trip". *Rhetoric Society Quarterly*, **44**, 220-233. <https://doi.org/10.1080/02773945.2014.911559>
- [4] Da Costa, M.N. (2024) The Paradigm of the Greeks—A Foucaultian Interpretation of Care. *Disputatio-Philosophical Research Bulletin*, **13**, 1-21.
- [5] Sferco, S. (2025) Post-Foundational Michel Foucault: The Practical Power of the Notion of Modes Subjectivation. *Enrahonar-Quaderns de Filosofia*, **74**, 145-164.
- [6] Zaharijević, A. and Urošević, M. (2024) Resistance as Desubjectivation in Foucault. *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 1-16. <https://doi.org/10.1177/01914537241284544>
- [7] Han-Pile, B. (2016) Foucault, Normativity and Critique as a Practice of the Self. *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view*, **49**, 85-101. <https://doi.org/10.1007/s11007-015-9360-2>
- [8] 姜宇辉. “生成主体”——重释福柯《主体解释学》中的精神性[J]. 晋阳学刊, 2024(6): 94-102.
- [9] 莫伟民. 主体的命运 福柯哲学思想研究[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8: 203-221.
- [10] 杜玉生. 福柯晚期主体伦理思想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5: 121-138.
- [11] 黄瑞祺. 自我修养与自我创新: 晚年福柯的主体/自我观[J]. 社会研究季刊, 2022, 3(4): 91-105.